

醒世錄

卷七
之八終

C40

4514

(152)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云武州黃山
我微笑塔院后唐出永
為學者不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謹誌



B 64853

醒世錄卷七

眷屬篇 哀戀部

武原居士徐昌治覲周
金粟寺住持行元百癡
編輯
校閱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
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
躑躅稱怨。大喚悶絕於地。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
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
為度一切。可往至彼。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

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

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瞋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卽是良藥。爾時世尊。卽說偈言。十方世界中。生者無不死。生死往來道。唯法能除滅。無有十方利。命終能濟者。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於人。卒得重

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歛。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慙其愚癡。卽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得。

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腳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啟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卽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卽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

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爲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
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彼手相抱。梵志悵然。
卽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
之。卽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
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
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譬如寄客。起則離散。
愚迷縛著。計爲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唯有慧者。不
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
聞已。豁然意解。卽於座上。得阿羅漢道。

改易部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時城中有
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
不喜人客。爾時長者。歛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教
殺肥鷄。薑椒和調。煮之令熟。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
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鷄肉。著兒口中。如是
數數。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
坐前。便呪願云。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沙門。
卽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爲唐突。沙

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卽說偈曰。所生枝不絕。但用食貪欲。養怨益丘塚。愚見妻子飾。深著愛其牢。深固難得出。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鷄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嘗生鷄中。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爲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

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於是長者忽然毛豎。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卽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爲說法。得須陀洹道。

離著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

無足如火焚薪。家是无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詬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散離。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藋。欲刺傷人。家如鐵齒蟲。覺觀常唼。如是等患。在家菩薩。當如是觀。

感應緣 三驗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殮之具並備。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喚廓。隨去至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闥崇麗。卽命廓進。主人南向。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俎肴等。廓皆嘗進。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主簿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廓知是幽途固辭。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可降意副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

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可爾。何容相逼。旣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至圜圉。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誰。羊氏謂廓曰。此汝嫡母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始無暫休。前喚汝姊來望。以自

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寵。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太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嘆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恠問之。答曰。火燒腳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恠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

如答欲見二人。王卽遣喚一人。唯見龜來。祇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腳被燒。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疋。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床矣。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艸馬一疋。

併將艸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迫。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牛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卽是女也。以力償債。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馳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厭握。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

機辨篇 感應緣 一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於長安。貌雖蕃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議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各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過暢時。琅邪王茂弘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卽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卽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卽便語言。今爲我造。木匠卽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最上屋。木匠答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下二。必爲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恠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爲時人

之所嗤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臥。值天大雨。屋舍漏。水土俱下。

入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

惰慢篇

感應緣

一驗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加_娒。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

昧行平公曰善。

破邪篇 捨邪歸正

梁高祖武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怠。布被莞蓆。草屨葛巾。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尙符圖。忽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卽是佛心。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登管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今捨舊翳。歸憑正覺。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事。正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

清信。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郡陵王。上啟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於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啟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帝五時。利益之方無盡。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於京洛。茲我皇帝。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碍。辦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臣昔未達埋源。今方麤知歸。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

中書舍人臣任彦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勝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時清風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毘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待者。明是同時。毘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毘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屬鄉。

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晁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晁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

無文記何耶。晁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傳。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傳。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道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尙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尙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實。衛尉許伯姚吏部尙書

刑樂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釋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累

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吾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旣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

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
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
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
有犴狗。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啄
如鋒。飛來甚速。鴟然血至。入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
轉呼叫。筋骨碎落。觀歷既徧。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
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
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
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

住車共語。憚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惠將入門。置
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
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
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薨。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
未及就列。欬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
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字出家。
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爲常業。勸歷邑義日。
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

郝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爭訟不止。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作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

富貴篇

感應緣 一驗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投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著北岸。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枕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

須達部

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

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卽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卽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後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卽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婦語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卽開庫藏穀綿飲食。悉皆充滿

債負篇

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馬償之。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

得蕪具向夫說。夫卽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演。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師子語婦兄。贖取此經。陳將四百錢。贖得裝演。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爲娘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演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爲此經。吾轉受苦。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爲已經。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卽見一

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知果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

謀謗篇 宿障部

孫陀利謗佛緣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

右臂。右膝跪座。向佛叉手。問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衆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衆生。皆欲度之。今故現有賤緣。願佛自說。使天神解。以何因緣。彼孫陀利。謗以何因緣。彼奢彌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腳。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舞杆。大衆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秘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

爲汝說先因緣。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踴躍歡喜。卽爲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徧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羅柰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姪女。名曰鹿相。端正殊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鹿相便莊嚴衣服。卽共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爲。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爾時國人不見鹿相。遂徹梵達國王。王召群臣。徧城求之。不

得往到園廬。搜索得屍。諸臣語無爲曰。已行不淨。胡爲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衆臣便反縛辟支。持詣王所。王聞。愍悲勅諸臣等。急縛至樹下。計牟針之。貫著竿頭。桎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斫其頭。諸臣受教。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衆人言。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衆。並喚上官。此人是殺我耳。願放道人。縛我治罪。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卽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奈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滅度耳。

便於衆前。踊昇虚空。於中往返坐臥。住立作十八變。腰以下出烟。腰以上出火。或舉身出烟。舉身出火。卽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偷婆。諸官卽將淨眼詣王。王念依前殺之。佛語舍利。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陀利是。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謗。佛被木槍刺腳緣。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仞。水槍逐佛亦高一仞。於佛前立。佛復上二仞。四仞乃至七仞。槍亦隨上七仞。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

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上。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爲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

尋佛後國人盡逐物出城。佛語衆人各自還歸。如來自
知時節。卽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房。勅諸比丘各自還
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佛便心念
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卽取大衣四襲。褰之。還坐本
座。佛便展右足。水槍便從足跌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
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
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爲六反
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腳。
佛被槍已。苦痛酸疼。阿難卽至佛所。見佛腳刺槍。瘡便

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鳴
佛腳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
三天。爲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爲水所害。佛
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
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
及諸比丘來禮佛。佛語比丘。我乃先世自造此緣。無可
逃避。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水槍刺腳。從床悶死。
墮地。良久乃蘇。舉宮驚怖。王疾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
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

已。手捉佛足。摩挲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爲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爲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耆婆卽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佛於是爲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千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慰佛。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

度海。乘風徑往。卽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姪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姪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來沒盡。諫止不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卽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鉾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

薄以鈇牟刺第一薩薄。腳徹過。卽便命終。佛語舍利弗。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缺。故今爲木槍所刺。

佛被舞杆謗緣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名無勝。一名常歡。無勝得六神通。常歡結使未除。爾時波羅柰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兩種比丘。往來其家。善多婦供養無勝。四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以恩愛供養。爾時常歡者。我身是。善多婦者。婆羅門女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佛。以餘缺故。爲多舌童女。舞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汝先共我交通。使我有身。今當臨

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聚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於舞杆。忽然墮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衆。見杆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

呪術篇

感應緣

四驗

昔鄴中有竺佛圖澄者。四域人也。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

麻油雜臍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如對面。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畧家。因而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與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証。卽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慧孛告現。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

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水泉之源。必

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塹壑皆滿。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常乘木杯渡水。初在冀州。神力卓越。世莫能測。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於京師。年可四十。衣不蔽身。或嚴水扣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後欲往瓜洲。於江測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入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遺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

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圖。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供養。渡不甚持齋。與俗不殊。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二十餘日。清旦忽去。乃合境聞有異香。覓之。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鞞履。

宋蜀齊後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北兵所滅。禍將及暢。番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燭虐剪滅佛。洪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束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衆騎追逐將及。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於楊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

靡不誠驗。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恠之。慮是狂人。便許可。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恠。下擔入籠中。擔之亦不覺重。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餽饌。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

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求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卽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慳。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卽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往守請之。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飴

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祭祠篇 獻佛部

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昔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爲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爲祠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觀彼人。先世了無布施。

因緣今雖精勤求請。徒作勤苦。將無有益。便化爲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女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求請天神。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卽說偈言。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因。云何今獲果。若欲得財寶。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以求將來果。

感應緣 三驗

晉張應者。歷陽人。事淫祀。咸和八年。妻得病。應請禱。財

產畧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鑑。曇鑑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鑑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不淨。見曇鑑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炳火作高坐。及鬼子母座。曇鑑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卽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羅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鉶釣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釣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

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鑑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二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已盡。不復久生。可甦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命過。卽生天矣。應旣薤。卽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鑑名。至日中食畢。禮佛。澡洗着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

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卽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爲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衣動衾。於是而薤。有聲。旣而稍能轉動。末求飲漿。家人嘉之。問從何來。安居說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里許。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

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卽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旣入。稱有敎。付刺姦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植小福。故斃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敎。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

獄。備觀衆苦。遊歷未竟。有傳敎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忙懼。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旣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於囚前。讀諸罪簿。須臾。赤官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誣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安居出至閣。局司云。君可振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旣畢。欲向謝貴人。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

甚善努力增修功德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適有神廟不復宗事融便徹取送寺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恠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勵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見一天將可長丈餘着廣皮袴褶手提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

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妻將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蹙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既聞卽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

占相部 感應緣 三驗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

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蹇疆直。數犯景帝。竟下獄餓死。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語琰師。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詣諸大德。共相評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琰入山。志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因出山見相師。相師驚怪。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具述前意。相師歎之。琰後

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法。年逾九十。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墅姥攻相。謂藏曰。法師聰辨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年末。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

慈悲篇 菩薩部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一切衆生。修菩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閭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缺犯。一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享受無量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者。爲作歸依。無趣向者。爲作趣向。令

其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薩之行。今於此盲真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

觀苦部 感應緣 三駢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日誦涅槃經一部。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性慈仁。遇羈疾膿血穢氣者。悉爲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

人惟問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旣不起愛憎何生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自小神睿澄簡厭
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群慈救
爲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糧便感異鳥各啣諸果就手送
與易於藏手同共食之常懷感恩慈哀含識作何方便
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從忉利天來曰卿在幽
隱欲爲何利藏曰惟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
五戒利益衆生於是出山谷中士女受戒無窮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

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入大堂中見竈數十
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襍有同數
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是蒸罪人處元禮
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
於釜中因卽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
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安經

放生篇

救厄

感應緣

四驗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原中符堅旣敗長
安百姓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殺其男丁槍其

酈世金
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共械。掘坑埋築。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走得脫。崇脚痛。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卽破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如宿。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倚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

南歸。登涉峭嶮。饑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饑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跬。俄有一白狼。旋遶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爲徐州刺史。常欲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甚歡敬。沙門廻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竦身飛空而去。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楊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惟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

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

云。布命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任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於是絕穀不食。下勅令醫證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亦不許。臨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

怨苦篇 傷悼部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爲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

恒河及四大海水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奔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卽說偈言。一人一劫中。積聚其身骨。常積不腐壞。如毗富羅山。若諸聖弟子。正智見真諦。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相。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捶胸嘆息。爾時釋提桓因自生其所。語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曰。一切有無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則不死。此滅毘爲樂。汝今何故愁憂。乃

至於斯。一切諸行。無常之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染。光踰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恒食屎尿。死時爲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言。諸有自歸佛。不墮三惡趣。盡漏處天人。便當至涅槃。爾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何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

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愍之。彼天子隨帝釋。卽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形壽。爲眞佛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滿生一男。端正無雙。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時佛爲說法。卽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

八苦部

如五王經云。佛爲五王說法。人生在世。有無量衆苦。切身。今爲汝等。畧說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

五恩愛別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

感應緣

一驗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慚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三呼而三應。吳王懼。嘆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遂不返。業因篇 引證

又辨意長者子經云。爾時世尊。與大衆會。說法。時舍衛

城中有長者子。名辨意。從五百長者子詣佛所。爲佛作禮。又手白言。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生餓鬼中。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智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教。佛告。

長者子諦聽。吾當爲汝解說。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令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患。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養。盡忠。是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主。一切敬持。復有五事。死入地獄。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

寺尊廟。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爲道。已得爲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謗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愚闇。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墮畜生中。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爲緣。是爲五事。生畜生

中。復有五事。得爲尊貴。一施惠普廣。二敬禮三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五博聞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復有五事。常生卑賤。一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強無恻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爲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不求人長短。是爲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身心長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在人中。爲

人所憎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鬪亂兩舌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身心不安。常懷恐怖。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受經法。晝夜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卽得所願。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

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

因果 感應緣 一驗

楚王遊於苑。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奴發。猿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猿抱木而虛。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聞鴈從東方來。更泣發而鳥下焉。受報篇 現報部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

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

住處部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爲三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

義耶。答曰。有。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恒計以爲能生萬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已身能爲造化之主。一是常。是真解脫。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爲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爲真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欲破情見。是故別標說爲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本。歸之則得解脫。爲破此見。是故如

來別標說有。別說之意義於斯顯。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答曰。有。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衆生不欲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衆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爲殷上。是故隨處說處。說爲十七。二十五有。

罪福篇 福行部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罪行說。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

起。先就地獄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卽是意地三善根。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時無量身獸發善提心。生於天上。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在人。若論戒。諸天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嘆。是其初禪威

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悟道者。亦得修起。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所謂無貪無瞋正見。若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起色界定業。

感應緣 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艱。

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恪曰。使弟殺牛。實國事也。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何云國事。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非罪而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欲推罪母耶。恪曰。但說其因。實自恪殺之。

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豈非濫乎？」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訖，血流濺地。旣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避。」

欲障

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貪心生。乃至爲識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

訶欲

智度論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如密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色、聲、香、味。」

觸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

四生篇

感應緣

二驗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蛸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鵲。出殼而行。遁卽悟悔其本言。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具述平生之意。并

詩二首。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念佛寫經。以爲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

十使篇

述意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實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總萃。

會名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第一身見者。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我人。是知我見生。

煩惱之原。故涅槃經云。如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卽能斷命。一切見中。惟有我見。卽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邊見者。如中論說。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離此斷常。名爲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一切諸見。皆違理起。如觀佛

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爲惡。二貪著於我。分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所謂直取持戒爲道。或取苦行爲道。或取布施爲道。乃至或取入禪定事。以爲眞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爲道。二是足上。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已見是。取爲眞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爲本戒取所依。名

爲脚足。第五明見取者。謂取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於
內身不淨。謂淨卽獨頭見取。或已見是餘者。非便生心
於已見上。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亦名爲足上見取。故俱
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此見於境。僻執堅牢。
非聖慧刀。無由令捨。第六明貪使過者。或愛自身他身。
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
乘。此皆是使。第七明瞋使過者。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
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
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轡。又華嚴經云。一切惡

中。無過是瞋。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
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
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色聲香味觸等
緣而不了。是獨無明。二相應無明者。一切諸煩惱中。無
知之心。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此無明。在善無記中。
要觀無性。方得漸除。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
過者。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我勝彼。有恃我心。二者大
慢。謂於等處。自謂爲大。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已勝彼。
此過最重。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彌深。雖不如彼。

凌他多邊。五者傲慢。謂於父師長上。不肯恭敬。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七者增上慢。未得聖而謂已得。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八者邪慢。謂無德自高。恃惡凌人。此八慢心。皆悉名爲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爲人等。此諸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二者疑理。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不能成。但起決定心。學不須疑。上下皆有十使。上界雖無麤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界也。

迷理部

述曰。迷理不同。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界。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真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爲道諦。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

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事中苦身是道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若論邪見見取及疑邪見者。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謂通迷見取者。於自身報取爲第一。卽爲迷苦。於是善業計爲第一。卽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爲涅槃。名爲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爲第一。名爲迷道。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爲第一。不將有漏以爲勝好。知

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絕疑邪。是故身邊戒見邪起。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爲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遍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

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冥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十使迷理不同。

斷障部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諸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入理卽盡。若依諸經教。入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

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卽是見苦。爾時無我。卽斷事集。所斷不生。卽是證滅。此能觀智。卽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學修善者。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

一切衆生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爲結。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卽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入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舍亦有。是故智人學修業者。惟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卽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

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卽謂已是。說他爲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鬭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鬭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爲清淨。各戒取結。卽謂所取以爲真實。餘皆妄語。各見取結。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處。知戒取等。是世善招生死果。

故名隨苦。非真道法。此名十使。斷有難易。

殺生部

感應緣

三驗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卵之聲。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杖入寺。遙見安仁。

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安仁遙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倩君還爲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

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半欲殺。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大小。不以爲徵。遂卽殺之。將肉釜煮。令產婦抱兒看煮。抱兒前。火釜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俱斷酒肉。暈辛遺物。感應緣二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

知兒將去。遂鞭打合家大小。大小皆怨。至後遷亡。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狔子。次年八月社。至得錢六百文。賣社家。於夜豬以鼻觸婦。婦夢云。我是汝夫。爲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令我作豬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婦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婦驚着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婦。兒女亦同此夢。母令遷兄并兒持錢一千二百文。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贖豬。社家不肯。憑一有識解信敬人。委曲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兄語豬

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豬遂馳走在前還舍。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通作飲食相邀。號
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
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着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泣
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
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既
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
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
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邪淫部

第一明貪欲滋多。如火益乾薪。薪火猶離捨。愛火燒世
間。纏綿不可捨。第二明觀女不淨。汝身自莊嚴。華香以
璦珞。凡夫所貪愛。智者所不惑。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
女人最爲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着。牽人入罪門。又
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火刀
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獨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語。妖
穢鬪爭貪嫉。不可親近。

感應緣 一驗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乃其婦也。形貌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因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相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人世。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涕泗而別。

惡口部

凡夫毒熾。悲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乖菩薩之苦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方欲食啗。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卽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爲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責罵。

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旣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至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卽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後得脫。或作

龍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卽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佛卽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

兩舌部 感應緣 一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不。有人更齋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卽放還梁

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請卽受罪而歸。官人卽令勘案云。梁生平惟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卽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

慳貪部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卽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疎。

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卽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卽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恠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旣已用盡。猶不得免。將

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日。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一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後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

富之樂。如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盧至。其家臣富。財產無量。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着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饑。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從僕。常爲世人所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旣歡會。我亦當爾。卽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用兩錢買麪。兩錢沽酒。一錢買葱。取鹽一把。衣衿裹之。齋出城外。趣一樹下。見多象馬。恐來搏撮。卽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

酉世金
至空靜處。酒中鹽薑和麪飲之。時復啗葱。卽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我今節慶會。縱酒大歡樂。逾過毗沙門。亦勝天帝釋。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罵辱於我。我當惱之。卽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衆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着不啗。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吾相似。彼若來者。當好行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急當閉門。慳鬼倘來。待我所

作。然後開門。卽作好食。令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卽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唱言。惟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

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王聞慙念。語傍人言。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慙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卽答王言。我聞佛法慙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饑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慙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洗。

卽淨煩惱。垢心聞法。卽除。王見是已。卽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慙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里子私密之事。可識不。母答王言。兒在脅下。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惟未曾有。深自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其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卽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語帝釋言。汝作何事。

帝釋卽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爲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卽便得須陀洹果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日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欲趣河泉變爲涸竭假令天降甘露墮其身上皆變爲火日連卽問業

緣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汲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於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邪見部

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犁之中受極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

中常處暗冥。共相啗食。受苦無量。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耳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佛告比丘。若智慧人。身作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耶。

七卷本

醒世錄卷八

武原居士徐昌治覲周 編輯

金粟寺住持行元百癡 校閱

六度篇 布施部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饑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

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號曰溫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以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各曼珉國王。

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瘡痼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自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太子卽輦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卽會諸臣。及衆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

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有婆羅門道士八人。白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卽給之。八人卽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任自言。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布施。名流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卽將至廐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

所愛重。若與卿者。我卽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卽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卽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出來。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卽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日空。恐舉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

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可。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慚愧。王卽徙太子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後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二萬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卽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故。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

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懽樂。何能忍是。妃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爲幟。火者以烟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母聞感激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

眞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七寶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卽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垂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卽卸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於車上。妃於後推。太子步挽而去。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卽以車與之。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卽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

與之。轉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服了盡。初無悔心。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去葉波國六千餘里。行在澤中。大苦饑渴。忉利帝釋。卽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妃語太子可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卽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

斷水。褰衣而度。前到山中。見山嶽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果有一道人。名阿周陀。年五百歲。太子作禮。却住自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但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抵卽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抵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太子卽問道。人言。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

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卽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卽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飲食。卽作草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着草衣。隨父出入。女名剎拏。延年六歲。着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戲。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

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王卽遣使促迎太子。以王命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爲期。今猶一年在。年滿當歸。使還白土。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恐。來時亦恐。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卻繞七匝。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跟宛轉。自撲號呼。泉爲空竭。禽獸爲不乳。百鳥皆悲鳴。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卽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

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遂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受納。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嘔。還終不受。速乘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卽乘象還。自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爲慈仁。國王及衆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卽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付

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

法施

智度論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蓋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得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

財施

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餘時施五者初得新果。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

勸持戒 感應緣 一驗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

華大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
屨。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誣。然以
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
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主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
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
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
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
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乃斷女人出入。

忍辱部 勸忍

又攝論經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
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念念滅。何人能損。何
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
衆生。皆是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
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又云。見人
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
聞父母之名。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精進部 策修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辦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辦者。聞經歡喜。應時卽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辦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卽便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眠睡。時精進辦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蜚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

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止驚。心中悚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卽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人。日此往來。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言。吾有關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胙脹臭爛。鳥獸食啗。散落異處。或有食啗盡不盡者。

似灰鴿色者。疽蟲蛇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爲聲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爲率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

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卽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又法句喻經說云。昔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因得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見女孤車。何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卽死。覓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偁命過。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時婦淩鼻。蟲便墮地。婦卽

慚愧欲以腳踏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婦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卽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思愛戀慕之想墮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卽得上生

感應緣 二驗

晉始豐赤城山有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到一蠱家乞食猷呪

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狼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率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

酉世金
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輶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有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卻後十年。自當來也。

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止。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常請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規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說云。五更中聞門巷間。曉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便以赤繩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山側左右。白骨填積。俄至一城。有屋數十。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

品數。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罪。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入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

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健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畧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語畢。遣規去。因還瑜家而薶。

禪定部 述意

大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心。如枯木。心若死灰。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卽名煩惱羅刹。

引證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

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餓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轉輪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

頭陀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弃。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明十二頭陀。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

撒能行此法。卽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

一盡行乞食。二受阿練若。三着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

感應緣 二驗

隋蓋州響應山寺釋法進。爲輝禪師弟子。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後教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其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卽樂禪伍。常隱居泰山。後奉勅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色光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惟心不爛。

智慧部 感應緣 三驗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法論。皆令覆述。吐

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徧。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歛容便卒。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振濟。聽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抄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臥。寸陰不虧。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蕭鏗女也。蕭氏爲人。姬

酉十金
忌多瞋。好打僕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閨玉。年可十八。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柳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僕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聞家內今三七日。爲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

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我設齋。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侍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閨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放回來。令汝男女知吾受

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閨玉卽死。唯心上暖。身臥在地。此婢卽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卽有種種獄。卒羅剎。扑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床。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夫人蘓已。卽見其父蕭銓。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銓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

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語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見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見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卽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籍家內福善。共相助佐。失望得出。上昇人天。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何如。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師

卽先教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漸得一紙半紙。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卽已放歸。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爲誦。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見女獠婢。尙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倘得一人廻邪入正。非但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受語至家。醒了如舊。卽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罪苦。卽臥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

看夫人受鐵床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痛苦相已。然後蘇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勅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此婢卽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亡。道俗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

懺悔篇 引證部

如毘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

百十金
日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
卽滅。戒根卽生。

會意部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
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行道禮敬。
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禮懺悔。謂觀身心斷
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
重業。有轉者。亦能轉重令輕。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
久習結業。以一實觀。卽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

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卽涅槃性。則能畢竟滅障罪故。又
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想起。如此想心。從妄
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悟
理。非無妄業。後若悟理。前業卽滅。如正觀理時。當思諸
障本唯空寂。恒與諸佛同一真性。但無明障厚。不能親
見。以不見故。恒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爲。
猶如一堂。延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盲人。以無目故。遂
於衆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語盲人曰。此堂
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

怖畏。謝過無地。遂卽伸意敬白。合堂師衆。少來失明。雖
真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
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
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時。恒
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已見。但一切諸佛。三
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
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
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
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如其心然。無始以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
正解。狀若明燈。一照昏闇。皆除。

儀式部

懺悔總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等懺法。二永
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焦業懺。是賢人懺法。四
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然此業
性。常在以熏成種。故如人斫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
二懺。要須緣空悟理。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
然後得滅。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

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

歸命十方一切佛。頂禮無邊淨覺海。亦禮妙法不思議。真如自性清淨藏。住於極愛一子地。得道得果諸聖人。我以身口清淨意。咸各歸命稽首禮。

洗懺部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害男子。害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鷄鳴時。澡漱正衣服。叉手禮拜十方自在所向。當悔過言。某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姪洗。所犯瞋恚。所犯愚癡。

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若鬪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自行盜。教人行盜。自欺人。教人欺人。代其喜等。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過。今世不犯此過。後世亦不被此過。佛語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意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乃至欲得三乘道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辟支佛。滿

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百倍千倍。萬倍億倍。

感應緣 二驗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尙溫。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

有一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見一嫗乘車。與荷一卷書。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嫗坐於戶外。屋內床帳光麗。竹席清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願。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水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腳。腳斷。二沙門云。此寒水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

衛佛時並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羗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裡。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俄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曰。觀世音大士也。皆起迎禮。荷作禮畢。菩薩具爲說法。可千餘言。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邊有高坐。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列倚。甚多。有人執筆。北面

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瞰肉。何緣受報。時卽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日時。荷懼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常殺雁。言已。又投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乃附形。蘊活奉法精勤。遂卽出家。梁楊都宣武寺沙門法寵。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

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愆排脫。或可異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卽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使延壽也。

受戒篇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爲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卽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憂愁。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說經。佛爲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重罪。卽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爲母猪。以是爲毒。佛言。欲脫猪身。當三自歸。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天命壽盡。至維那離國。作

長者子在母腹胎。日三自歸如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
免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弃走。母亦深恠兒墮地。
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具白長者所由。父言止止。此兒
非凡。人生百歲。尚不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
之。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
弟子舍利弗。目乾連。適過兒傍。兒言我和尚。舍利弗等。
驚恠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識我耶。佛於天上爲
母說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比丘
卽爲呪願。因請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爲說法。父母及兒。

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唯越致。

神衛

歸佛有三神。一名陀摩斯那。二名陀摩婆羅那。三名陀
摩流支。歸法有三神。一名法寶。二名呵責。三名辦意。歸
僧有三神。一名僧寶。二名護衆。三名安隱。

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瑱那。四
盜戒有五神。一名頗羅吒。二名佛那。三名僧喜。四名廣額。
淫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
妄戒有五神。一名美言。二名實語。三名真直。四名直答。
五名和合語。

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一名不醉。二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八戒 會名

諸經論中何名八戒。齊亦名關戒耶。答曰。前入是關閉入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謂禁止六情不染六塵。齊斷諸惡。具修衆善也。

功能

如齋法經云。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如一日受佛齋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又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戒。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

惡思不善。皆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餘一切罪。皆悉消滅。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無量功德。若十二月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何也。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哀。是時直以一日不食。爲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

三聚部 戒相

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樞要有三。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像則各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爲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

優劣

居家持戒凡有四種。若爲現樂怖畏惡名或避苦役求離諸難是爲下人持戒。若爲世間福樂堅持禁戒是爲

中人持戒。若爲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爲常樂涅槃是爲上人持戒。若爲憐愍衆生專求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是爲上人持戒。

感應緣 三驗

晉盧山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循伏。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

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枕病苦。而顏色怡悅。少時。急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歿。

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景藏寺。初欲行。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遊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

範卽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瘞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類天然。

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於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

擲以雜木瘞之而蘓。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
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
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法
義至一曹。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
判官。判官召王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床。王典對
法義前。披檢云。案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
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彜
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
何事。僧曰。張法義。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天曹案中

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王典云。經懺悔者已勾了。至
如張目罵父。雖懺未勾。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
有福利。仰判官令王典將法義過王宮。僧亦隨至王所。
王起迎。僧曰。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道
勾訖。未合死。王典又以張目視父事過王。王曰。張目懺
悔此不合免。然師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
旣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卽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
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作一
字。又請王印印。曰。可急去還家。憑福報。後來以掌印呈

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去。僧令送出。至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爲瘡。

破戒篇 引證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卽答王言。此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卽便斷樹。望得其果。旣無所獲。徒自勞苦。後還欲豎樹已枯死。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

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

感應緣 二驗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三日。能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着黃布袴褶。一人立於戶外。一人逕造床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輦也。言卒而輦至。達旣昇之。意識恍然。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逕艱危。至於朱門。牆闥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床坐。甚

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貴人見達。乃歛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已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恒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後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可且誦經。達卽誦法華經三契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至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礚。聞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達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闇聲愈壯。門裡轉闇。無所復

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杖。杖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得款言。入門二百步許。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裡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杖刺之。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尙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卽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所

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觀平原茂樹。風景清明。忽不覺還就身。時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彌固。宋沙門釋曇興。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伴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卽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爇後出家。

受齋篇 感應緣 二駢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迦達多。博通經論。以禪思爲業。元嘉初來遊宋境。常在山中坐禪。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便食之。

高齊初沙門實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從林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盼實。實怖將返。須臾番僧外來。實喚不應。

亦不廻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葡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實本事鑒爲和上旣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

起咨諸僧曰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鑒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峯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尙統法師尙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破齋篇

感應緣

一驗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薤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薤說云年命未盡蒙王放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

僧辦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
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辦珪弘亮。今歲
必死。辦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
舊房。召二僧問之。辦珪曰。我爲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
弟子等曰。爲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卽爲營齋。巫者
又云。辦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爲破齋。兼妄持人長短。
令被振舌痛苦。不能多言。

賞罰篇

引證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

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極甜。若
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旣取汁。溉與望滋味。反敗
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亦爾。欲求善福。恃已豪
貴。倚形挾勢。逼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反獲其殃。

感應緣

一驗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
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常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
丁豐戶中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
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鬢。躡屣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

酈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辦察。遂然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冤皇天。早見申理。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生死名錄。桃英冤鬼亦收在第三地獄。名女青亭。此黃泉下專治女鬼。皆殺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

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狀連呼不醒。妾亦暴亡。超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利害篇 引證

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欲入大海。共議求覓法師。衆中有一長者。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爲師。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商人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

捉住時諸商人甚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曰。若不與我。盡皆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將詣宮中。即以四龍作僧護弟子。龍王自言。尊者爲我。教此四龍。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口口誦。第三龍者。廻顧

聽受。第四龍者。遠任聽受。此四龍子。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僧護曰。受持法者。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自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初默受者。以聲毒故。若出聲者。必害師命。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若見師者。必害師命。第三廻顧受者。以氣毒故。若氣嘘師。必害師命。第四遠任者。以触毒故。若身触師。必害師命。時商人採寶廻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問我僧護法師。

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卽持僧護來付商人。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

感應緣 一驗

後魏崇真寺僧慧焔。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閻過。焔以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一云是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爲業。得昇天堂。一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謨。自云講華嚴涅槃。恒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

衆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憍已凌物。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毘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勤心念戒。教化求財。貪心卽起。三毒未除。付司。隨有青衣執送與毘。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西隴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曲情枉法。劫奪人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亦復

付司送入黑門。

穢濁篇 五辛部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薤蒜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天人淨處。酒亦如是。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華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

感應緣 一驗

唐殿中侍御璽孫廻。璩。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夜二更聞外有人。

與孫侍璽聲。璩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璩曰。官與璩曰。我不能步行。卽取馬乘之。隨二人行。如晝日光明。二人引璩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至省菴谷。遙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璩。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卽放璩。璩循路而還。卽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

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床上。而屋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璞方大汗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徐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辛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廻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焉。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故令我召君。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又請曰。我奉勅未還。鄭公不宜追。

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則同宿。行至滋水。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季義驛之前日也。璞自分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卽推璞墮山。於是驚悟。

便利部 感應緣 二驗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蔬食苦行。宋初遊

京師止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厠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生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願助拔濟之方。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以得改生。

唐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抱至地獄。未見官府。卽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吏。何因無頭。吉光卽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語許曰。汝

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爲汝造請。卽應得出。遂與語處而任。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汝見。須道不解絃管。可引吾爲証。少間有吏抱索引入。王果問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盥盛食與親。須

受此罪。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薤時。口內皆爛。光
卽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
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薤後遂誦得經一
卷。訪詢人間。所未曾有。吉光尙存。後二年方遇害。

酒肉篇

感應緣

六驗

晉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弱年好學。篤志墳典。事道安
爲師。解悟非常。乃避地東下。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
人。時有一僧飲酒。遇但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
盛一荊子。手自緘封。題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

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卽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
置香檯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
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
不嘆息。因之學徒勵業甚衆。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丘州刺史朱循聽事監。少而信
向勤謹。過人。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薤活。言有使者
稱王命召之隨去。旣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宜
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且還家作功德。七日復來。受天
中快樂。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

寺難公於此屋前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常飲酒。且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罰。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演方得上耳。小德至家。卽遣人叅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旣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

周武帝好食鷄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卽位。猶復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三日乃薨。語云。始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纔到穴口。還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

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証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卽入穴中。使者亦引儀同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王問儀同曰。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答曰。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床。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床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鷄子全出。俄與床齊。可十餘斛。帝謂儀同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大受苦。可爲吾作功德。於是文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

百十金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一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得活說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生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嘆曰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乃有衆多猪羊鷄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何故諦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

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但求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許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及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極患頭痛及手足疼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併見道親疎並勸受持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無子孤老唯有小婢家鎮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斷死經兩日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着赤衣門前召出之便即隨

南史金 卷八
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袖。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着枷鎖人。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爲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卽遣追婢。須臾婢至。勘當元由。婢卽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常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

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

病苦篇 欽念部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漂沒苦海。弱喪亡歸。形軀七尺。莫知其假。生靈一謝。再返無期。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戒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爲五。一者禮拜。二者讚嘆。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廻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

上者當先洗浴身體着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故云色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感應緣 三驗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忽病心痛屬纊俱備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寧遂至此旣而睡臥食頃如夢如寤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

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璵從妹琰乃尙書中兵郎費惜夫人也於時省疾亦具聞見大興信悟

宋李清者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叅軍督護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旛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卽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兩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具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

言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着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尙明出。當相佐助。清還中夜寒凜。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稽首。僧達云。汝當革心爲善。歸命佛法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之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

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扳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叅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於是而活。卽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法教。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疏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

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

捨身篇 感應緣 三驗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每厭此身。同於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乃積薪柴。漸就減食。至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眾共結善緣。爾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寺衆同往。見瓶發五色光耀。雜彩氤氲。至二十九日旦時。

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羣鳥五六百。同集一樹。夜二更初。寺有雜色光。映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烈。驚走往觀。見禪師合掌火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掃收歛其處。而建塔焉。後聞山頂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隋盧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山陰人。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爲業。介爾一身。不避魑虎。聞有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啗。經於七載。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乃變服毀

形在佛堂內。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喻。志曰。余嘆惡業。乃如此耶。要盡此骸。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燃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肉裂骨現。又大衆見其苦行。皆痛心髓。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改。或誦法句。嘆佛爲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旣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坐而卒。

唐終南山豹林谷釋會通。雍州宿川人。少欣儉素。遊泊林泉。苦節戒行。誦法華經。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烟火俱盛。卓爾跏坐。聲誦如故。尋爾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至曉。身火俱滅。乃收其骨爲起塔。銘送終篇。

受生部

夫生則入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迅矣百齡。終歸磨滅。循環三界。運轉靡停。第一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造善之人。從下冷。触至齋以

八
十金
八
上。煖氣後盡。卽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卽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然瑜伽論。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卽名肉心。方識於此處。最初託。卽從此處。最後捨。

感應緣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俱不敢斫。因爲立廟祀祠。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

塋。得一生人。以報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僕。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埤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儁詣埤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

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儻曰爲人所發。今日藉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何者。謬言。儻還具以實啓。后遣儻送。渥向家。暢聞渥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速去。可得無殃。渥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內人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渥謂曰。棺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渥曰。吾

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棺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棺棺。桑木爲櫬。遂不免兵。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蘓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正欲往候姑姊。因見數人急呼來此。卽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姊見道文。近被錄來。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卽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

卜者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久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導歸路。將別又囑導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

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旣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嬀南郡徐漢長。姊嬀江夏樂瑜于。小姊嬀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旣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見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旣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晉竹法慧。閬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菟蜜。爲

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齋繩床自隨。於閑曠設坐。遇雨。以油帔自覆。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腳遂永疾。後征西庾移恭鎮襄陽。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雷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並皆沒死。

法滅篇

五濁部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名命濁。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禮義。不畏惡業果報。不修惠施。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衆生濁。若此衆生。誦曲虛誑妄語。攝受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轉生。是名見濁。若饑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名劫濁。

雜要篇

四依部

大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述要須機教
相符文理洞備故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
須憑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如大集經云後次舍利
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何等爲四依義不依語依智
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
義不依語語者若人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
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調伏擁護義者
知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
生死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諸

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說身口
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
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貢高憍慢義
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
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
者四識住處如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者解了四
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
法性無別識者行有爲法智者知無所行無爲法性無
有識知識者生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云何依了義

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生死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經者。讚說種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爲衆生說罪福相。今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經者。若說我人衆生等。無有施受者。而爲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衆生。作者受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云何依法。不依於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脫無人見。

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爲化衆生故。作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爲依人。如來爲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依無盡。

翻譯部

附聖賢集傳四十九部

後漢朝譯傳道俗十二人出經律三百三十四部
前魏朝譯傳僧六人出經律一十三部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出經傳一百四十八部
西晉朝傳譯道俗十三人出經戒四百五十一部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出經傳二百六十二部

前秦苻氏傳譯僧八人出經傳四十部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出經傳十四部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出經傳一百二十四部

北凉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出經傳三十二部

宋齊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出經傳二百七十部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九人出經傳九十七部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十三人出經傳七十部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十一人出經傳七十部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十一人出經傳七十部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八人出經傳九十餘部

唐朝傳譯僧十一人出經傳二百餘部

大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大乘律三十五部

大乘論三十三部

大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大乘律三十五部

大乘論三十三部

大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大乘律三十五部

大乘論三十三部

大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大乘律三十五部

大乘論三十三部

五七